

史海钩沉

书写传奇的大理喜洲五台中学

□ 严镇威

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歌。在抗日烽火中诞生的大理喜洲五台中学，今年已走过了86个春秋。该校不仅是滇西第一所私立中学，开创了云南在乡镇创立中学的先例，而且早于省城实行了中学“男女同校合班”的制度，成为云南社会办学的一面旗帜，书写了云南教育史上的传奇。

喜洲教育发展源远流长。自西汉元封二年（公元前109年），汉武帝在云南设益州郡，在洱海周围设叶榆县，治所在喜洲，教育受到重视。至东汉元和二年（公元85年），就有“王阜为益州太守，始兴学校，叶榆之有学于此”的记述。

早在一千多年前，喜洲就是“邑居人户尤众”的城镇，教育受到重视。南诏时期，就有人物代出之盛况，开国功臣段俭魏，战将段宗榜，清平官杨齐鞞、董成载入史册；大理国段氏家族统治云南三百多年，也从喜洲发迹。

到了明清时期，喜洲设书院，办社学、义学，学风日盛，人才蔚起。明嘉靖年间邑人张拱文创立桂林书院，清代又出现了波罗、奎星等书院。喜洲人参加开科应试，其翰林、进士、举人和秀才等数以百计（其中进士就有33人），呈现出“理学名儒，顶背相望”之盛景，出了杨士云等一批白族名流，民间有“一门三进士”“四兄弟同榜中举”“父子举人”的佳话。

清末，喜洲开办了新式学堂，民国初年有了正规小学。到了上世纪30年代后期，镇上就有了一所主要由“喜洲商帮”之首“永昌祥”出资建立的公立小学和一所私立的女子淑川小学。还有一所采取复式教学的明德小学，各村也先后建起了若干所小学，这都是重视教育的体现。

然而，“喜洲商帮”的领军人物们看到，这些小学毕业生，除极少数家庭殷实的可送外就读中学外，绝大多数因经济困难而不能升学。大理文化教育虽仅次于省会昆明，但只有省立中学、省立女子中学及县立初级中学三所，由于办学规模小，每年毕业生仅数十人，能升学者更是屈指可数，这与快速发展的社会需求极不相称。要在喜洲创办中学的愿望，早在贤达们心中萌生。

1937年“七七”事变后，日本侵略者向我国大举进犯，抗战中内地省份的机关、工商企业和学校纷纷迁来云南，大批人才也随之而来。

有中学办学管理经验的杨白仑迅速成长，促进了创办进程。他出身于喜洲的白族家庭，1934年从清华大学毕业，“永昌祥”对其寄予厚望，要让其前往香港分号发展。可他怀揣“教育救国”理想，并毅然放弃报考哈佛深造的初衷，回到云南投身于教育事业。先有省立昆明云瑞中学任教导主任，后有省立大理师范、大理中学和镇南（今南华）师范三校先后任校长的经历，虽任职时间都不长，但都带来了新气象，推动了教学的改革发展，为担起创办五台中学的重任奠定了基础。

1938年3月4日，在昆明的“喜洲商帮”多位贤达，形成了《发起筹设喜洲中学启事》。接着，成立了以“锡庆祥”商号的董澄农为董事长，其他商号及社会名流严子珍、杨显成等15位为校董的董事会，拟定《五台中学简章》，组成了建校领导班子，并明确由杨白仑总负责。紧接着，加紧推进筹备工作，保证了次年初施工的全面铺开。

通过不懈努力和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，1939年8月25日，开始初中秋季招生而暂于财神殿上课的喜洲五台中学正式开学，标志着该校诞生。是年11月11

日，新校舍主体建筑基本建成并开始搬迁，被确定为“校庆日”。

然而，由于货币严重贬值，房建资金出现不足，是董澄农先生慷慨解囊，方才确保了1941年校舍按期完工。1943年，“永昌祥”用“苍逸老人纪念金”办了高中，五台中学便成为完全中学。

五台中学以“发展地方教育，培养人才”为办学宗旨，以其敢为人先的思想、大胆创新的做法，推动文明进步，开创了一片新天地。

一是学校实行男女同班制度，对促进女子教育，尤其对提高白族妇女社会地位产生了深远影响。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，云南中学招生仍受封建残余的影响，就是昆明男女同校招生仍须分班教学，在大理更是如此。而偏居一隅的喜洲小镇奇迹般地实现了男女同校合班制度，其理念超越了国内许多发达地区，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。另外，学校规定女生裹脚的必须解开，从此喜洲就没有女性再裹脚，自主婚姻也成为了时尚。并且在收取一定数额学费的同时，特别注意对贫困生的救济，让一批贫困家庭的子女得以成才。

二是招生打破了狭隘的地域观念，贯彻“有教无类、一视同仁”的教育思想，体现了“以成绩取生”的原则。其学生来自省内外，有华中大学教职工子女，有疏散到大理的外地学生，还包括了腾冲、龙陵、景东、景谷、丽江等滇西十几个县份的生源。据1949年8月的统计，学生来源中大大理地区的仅占43%，促进了大理各县及滇西的教育发展。

三是立足于全面的素质教育。学校始终把德育贯穿于一切活动和规章制度之中，并坚持具有特色的每学年两周的“长途徒步旅行”活动，以达到参观古迹名

胜、游览自然风光、了解民情风俗、增强课外知识学习、锻炼坚强意志、陶冶道德情操、培养互助思想之目的。学校推行全面发展的办学方针，以其出色的办学质量饮誉云南教育界，曾多次参加省级和大理地区的会考，均名列前茅。

四是有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。学校创建的最初七年，几乎全是外籍籍教师，后学校自主招聘，不失时机抓住抗战后方人才荟萃的机会，引进了多为清华、北大和华中大学毕业的一批批优秀教师。他们形成了学校的“集体灵魂”，塑造了良好的校风和学风，为实现办学目标辛勤付出，赢得社会的充分认可，在滇西、大理的中学师资中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。

1939年3月，华中大学从武昌迁至喜洲，办学长达八年，不仅使喜洲风气为之一新，而且传播了抗日思想，大大推进了教育文化发展。尤其是将五台中学作为教育学院的实习基地，选派优秀教师和学生前来任教。在1946年4月华中撤离喜洲时，又留下了一批毕业生任教，还将宝贵的教学仪器、生物标本和化学试剂等留了下来。五台中学的健康成长，与华大的帮助与影响分不开。

该校作为私立学校运营13年，培育了一大批人才，走出了我国著名诗人、评论家晓雪，国内粒子物理学界顶尖科学家焦喜庆，女高音歌唱家赵凤珠、荣膺“全国十佳播音员”的播音艺术家段美珍等。

喜洲五台中学用现代教育思想探索新的办学方式，在学界独树一帜，在云南教育史上书写了传奇，因而闻名遐迩，享誉三迤。

五台中学1952年由政府接管，改名为大理二中，2009年成为华中师大大理附属中学，并于2023年晋升为“云南省一级三等高级中学”，再创辉煌可期！

大理掌故

鹤拓开辟大理

□ 母锡鹏

人们常说，大理每一块石头都有自己的故事，每一片树叶都有自己的歌。直到今天，还有人把大理坝子叫作“鹤拓”，这里有一个神话传说！

白族人讲，远古时期，大理坝子是一片茫茫无际的海水。古时候，水中央突起一个小岛，小岛上长满了树木，树尖直插云霄，树叶比簸箕还大。密林里有野猪、野牛、大象、巨蟒、狮子等野兽。过了许多年，大理发生了地震，海水翻滚，波涛轰鸣，卷走树木、野兽。地陷裂了，深不见底，大水直向裂沟涌流，直到小岛变成一座屏风似的高山，水才平缓下来。地陷造成的裂缝，变成洱海的出口——天生桥。坝子四周的高山上全是泥土、石头。后来，从山顶流出十八股水，把泥土、石头冲到山脚下的海里。年深日久，就成为十八条溪流，把一座山分隔成十九座峰。冲下来的土石堆成十八个扇形的小坝子，慢慢地又连成了大坝子。接着，山上和坝子里长出各种花草树木，变成了山清水秀的好地方。这么美丽的地方，世上还没有人知道。后来，有一对兄妹，家乡遭灾，逃到了这里。天黑迷路了，妹妹走不动了，两人只好躲在一块大石头下睡觉。天上没有月亮，黑得什么也看不见。

兄妹俩睡得正香，忽然刮起一阵大风，把哥哥惊醒。哥哥睁开眼睛，看

见一只白鹤嘴上衔着一大块东西朝着林子飞去了。他把妹妹叫醒，两人绕了一大圈，白鹤擦着地面飞，兄妹在后边赶，一直来到森林深处。白鹤停在草地上，把衔来的东西吐出来，原来是些黑黝黝的泥巴，足足吐了一大堆，白鹤用爪子扒平。兄妹二人跑到空地上，见这里是个好地方，心里十分高兴。哥哥捏着一把黑油油的土说：“这么肥的泥土，种庄稼太好了！”妹妹接着说：“我们就在这里种地安家过日子吧，不晓得白鹤准不准。”这时，白鹤面带微笑看着他俩点了点头，哥哥一下子明白了：“妹妹，白鹤叫我们在这里耕种哩！”妹妹想了想，为难地说：“我们才两个人，又要开荒种地，又要砍柴做吃的，人手太少了，怎么办呢？”他们正在发愁，白鹤把兄妹俩拉到一起，点头并送上祝福。妹妹不明白，哥哥说：“白鹤叫我们做夫妻，这样就会有子嗣了。”

从那以后，大理坝子有了人烟，两兄妹的子孙们世代辛勤劳动，种出了五谷，盖起了房子。多少年之后，一家变成千万家，一村变成了百十村，整个坝子都住满了人，充满了人间烟火。

方国瑜先生在《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》中指出：“鹤拓之称，喻以为乾陀之异号，即梵语称大理，而大理亦自称之。”鹤拓的故事口口相传，在大理古城南门外建造的桥叫“双鹤桥”，算是对“鹤拓”开辟大理的纪念。

生活笔记

小湾漫笔

□ 杨训波

说起小湾，我想从云上小湾说起，而要说云上小湾，就得先说说岔江村。岔江村位于南涧县小湾镇的最西南，这里是大理和临沧的际际接合部，澜沧江与黑惠江流到这里交汇，形成了“岔江”，村名便形象地唤作了岔江村。23个村民小组散落在两江之畔的大山之中，贫困与落后曾一度是这里的标签。

2002年，小湾水电站的开工建设为岔江村迎来了发展机遇。岔江村中的许多村民纷纷涌入工地，从传统农民转身变成“工人”，有的农户开起了小卖铺，有的开起了旅馆，有的开起了食堂，在这个阶段进入了他们的创业时代。新乡民也撤乡建镇，被唤作小湾东镇，岔江村成了镇政府驻地。

2021年11月的一天，随着嘹亮的汽笛在澜沧江畔响起，一列白色的和谐号动车组列车准点到达小湾东镇。作为全国首个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而特别设立的动车站，小湾东镇不仅让当地人出行往来方便了，还让小湾东镇的土特产也有了“坐”动车的机会。曾经深藏在大山深处的特产通过动车，走进城市人家的餐桌，由此动起来的是“现金”。这些流动的“现金”纷纷流向乡村，村民的口袋也就日渐鼓起来了。

随着人流、物流、资金流的不断增长，岔江村再次迎来了发展新机遇，村民们有的开始发展种养业，有的开起了民宿和农家乐，有的开始在江上“创

业”。2022年6月，云上小湾休闲园开门营业，主要运营休闲垂钓、江上民宿、水上娱乐、旅游观光、美食体验等。

“云上小湾”垂钓基地位于小湾大坝上游的岔江阿雾里码头，其钓篷由南涧县小湾镇专业合作社投资建设，由南涧县云上小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负责运营。钓篷配有设施，具有住宿、垂钓、厨房、看电视等功能，让人多了一种“江上住宿”的体验。2024年11月，在这里举行了南涧县“DMX”杯首届云上小湾路亚精英赛。路亚垂钓运动作为一种时尚、健康的休闲方式，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挑战性，吸引了无数垂钓爱好者的目光。2025年11月，赛事依然在这里如期举办，吸引着更多的人到云上小湾来，“现金”随着人而来。曾经的“山水资源”逐渐成为岔江村村民“共同富裕”的资源。

澜沧江奔涌而来，千年如斯。多年前，小湾人看着山脚下奔流而去的江水，感叹“远水解不了近渴”呀，那时候，有些村庄的人们还像贫穷所困、被“缺水”所困。如今，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深入实践，曾经贴在岔江村身上贫困与落后的标签已不复存在，代之而起的是“诗意般的生活”，是越来越多城里人到这里来“旅居”，流水流动的不再是“哀愁”，而是新时代的“幸福进行曲”。南涧大地有许多“岔江村”这样的山水风光，随着人们旅游观念的改变，这些村庄也在唱响“新时代进行曲”，逐渐成为了一些“旅游达人”的旅游目的地。

□ 张美华

总喜欢在闲暇时去逛万花溪。不分春秋，不分早晚，只要有空，只要想去。有时一待就是半天，或顺着溪水的流向走或溯源而上，细细赏玩；有时则是信步走到溪边，连溪水都没露面，只把溪水欢快的声音装了一耳朵，便又折返。

窃以为，万花溪只有两季，丰水季和枯水季。

丰水季，有雨水的加持，万花溪清瘦的身子逐渐变得丰腴。夏天的溪水好像唐时的美人儿，珠圆玉润。这个丰满的美人儿俨然走出深闺的女子，喜欢穿一袭层层叠叠的曳地长裙，与那种用银白赭黄墨绿绸缎制成的彩色罗裳。美人儿来到野趣十足的溪涧，信手扯几支红花插在耳际，揪几片红枫叶别在衣襟，摘几朵野蔷薇叼在口中，赤着脚在溪涧中跳着舞着，从天明跳到天黑，从上一个夏秋走到下一个夏秋。

入了秋，丰水季的溪水更像壮硕的摔跤手，整条溪流就是他的训练场。他挺着结实的胸膛，从源头开始，雄赳赳气昂昂，如下山的猛虎，咆哮着嘶吼着，汹涌而出。

枯水季，溪水有的隐匿于地底深处，有的逗留在四周的草木之间，有的则失散在溪涧上方的空气里，肥美的身形早已不见，成了清瘦的细腰女子。或许丰水季耗费了太多的心力，溪水收

大理美



红河源头晨雾美

12月9日，巍山县庙街镇街云鹤村红河源头晨雾缭绕美如画。深冬时节，巍山县风光迤邐，景色宜人，蜿蜒的红河从田野间穿行而过，红河源头晨雾缭绕，宛如人间仙境，道路、村庄、田野、绿树、河流交相辉映，构成一幅冬日乡村山水田园画卷。

【通讯员 张树禄 杨继稳 刘绍德 摄影报道】

游踪

云南驿“岑公祠”

□ 赵功修

在云南驿古驿道北侧、滇缅公路南侧，藏着一座岑公祠。

从西往东穿过古驿道的过街楼，再往前走十余步，青石板路北侧有道铁门，里面就是岑公祠。一进门，鼻间间就能闻见一阵清雅的香气，这是柏树枝叶独有的清香，几株柏树高挺繁茂，给小院带来一阵清凉。一株不知名的杂木花开正艳，乒乓球大小的淡黄色花朵，花蕊像女孩的眼睫毛细长浓密，一嘟噜一嘟噜地在枝头绽放。

院中有两座大殿，为纪念清朝末年的岑毓英和杨玉科两位爱国将领而建。大殿并列南向，均为三开间、单檐歇山顶台梁式木结构建筑，保持着传统明清古建筑风格，气势恢宏，单檐峭壁，结构紧凑。

据记载，岑公祠始建于清朝康熙五

十九年（1720年），由于清政府对西藏用兵，作为军用驿站使用。清末咸同年间，岑毓英曾多次在云南驿驻扎，平定滇西战乱。由于岑毓英在当地有一定影响力，其随行仪仗和旗帜带有“岑”字，便将驿站称为“岑公祠”，后为纪念二人在中法战争中的功绩，村民在驿站为其立生祠“岑公祠”。杨玉科在越南为国捐躯以后，又为其立忠烈祠“杨公祠”，以纪念这位清朝爱国将领。

岑公祠正座向，杨公祠偏座向，显示出岑杨二人身份上的从属关系。这也从建筑的角度体现出封建官场的礼仪制度。建成后合称“岑杨二公祠”，后改称为“岑公祠”。

据说，原“岑公祠”占地面积约五亩，前院有宽敞院落，东西厢房为两层楼房，正对大门穿堂而过有两个并列院子，西边院子稍大，正房为岑毓英住所，东边小院子四面围楼，穿过甬道后是两三亩的后

院。可惜，如今只剩下中院两殿。

清末时期，知县庄楷曾在这里设置东南区高等小学。辛亥革命后，“岑公祠”作为接待省级大员的行政功能丧失，逐渐成为普通官员、文人来往的住宿之所。

抗战时期，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空军学校迁至云南驿，岑公祠作为学校办公地点使用。1941年，学校迁往沾益，校址归航空38站。此后，这里还设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。再后来，村里在两座大殿前修建了新学堂，设立云南驿小学，大殿置身于教室与教师宿舍中间，却又紧逼着，置身于世事之外，遗世且独立。直到小学整体搬迁到了凤山新校址，校园空置下来，大殿重又归于沉寂。

大殿南侧立有一个铸铁的老式邮筒，通体绿色，邮筒下方刻有龙纹，年代感十足。这算是身为邮驿的一个标志性物事吧。轻轻抚摸邮筒，试图借指尖

的触觉感受历史的脉搏，却探不到半丝动静，仿佛时间早已凝固，历史的尘烟早已封存。

殿前的石阶早已被摩擦得包了浆，泛着幽光。石阶的一角有一丛黄色的小雏菊，墨绿色的叶片如云一般，中间星星点点地托起一朵朵金黄色的菊花。活泼的小雏菊和清冷的石阶相依相伴，在空寂的院落中等待每一个前来参观的游人，一副岁月静好的模样。踏上石阶，蓦然觉得时间的流速有了延迟，脚步也不由得慢了下来。

大殿俨然一个地方史陈列馆。西边的大殿提纲领地记录着祥云的前世今生，东边的大殿则展示了部分和祥云有关的历史名人。

我喜欢在空闲的时候到岑公祠两个大殿走一走，看一看。无须刻意做些什么，只是进殿出殿，再进殿出殿，一切似乎没有改变，一切又似乎有了些许不同。